

丁福保著

疇隱居士學術史

詒林精舍出版社發行

疇隱居士學術史目錄

第一章	家世	一
第二章	幼學	三
第三章	國學	七
第四章	醫學	三八
第五章	古泉學	四一
第六章	道教	五一
第七章	佛教	九三
第八章	靈魂學	一四九
第九章	中日文化溝通	一五五
第十章	往遊日本	一六六
第十一章	小學	一八九

第十一章 說文詁林……………一九〇

第十三章 衛生學……………二一九

疇隱居士學術史

第一章 家世

無錫丁福保著

疇隱居士，江蘇無錫人，姓丁氏，名福保，字仲祐，別號疇隱，又號濟陽破衲，居士家本常州，自元末伯通府君遷無錫，遂爲無錫人。伯通府君諱進五，仕元爲嘉興路萬戶府萬戶，生仲綱府君。仲綱府君生樸菴府君。樸菴府君生三子，長曰存誠府君，輕財好施，建觀音堂義井等，一方便之，存誠府君生二子，次諸生安齋府君，安齋府君生二子，次諸生蒙溪府君，蒙溪府君生三子，三曰若溪府君，二世皆棄儒而賈，豪於貲。若溪府君生四子，四曰晴宇府君，好施予，始終不倦，盡傾其家貲。晴宇府君生二子，次曰君蕃府君，諱樹滋，以商業起家，力爲善行，親黨皆分產畀之。某乏食，某無衣，某橋道未修，某婚無力，某死無棺，以告，無不應者。疎財好義，惟恐此生之有遺善，孳孳爲之，無倦色，而最誠切者，則延名師教子也。列府志孝友傳，縣志行義傳，是爲第十世。君蕃府君之子，長諱煌，郡增午，次諱濟美，壽州儒學訓導，三諱懷，廣東廉州府同知，四諱詮，安慶府學訓導，是爲第十一世。君蕃府君之孫，諱王士，乾隆丙子

舉人，山西孝義縣知縣，諱鶚起，受知於儀封張先生伯行，江陰楊先生名時，爲宋儒之學，不求聞達，（卽福保高祖之祖也），諱鶴起，安徽安慶府同知，是爲第十二世，君蕃府君之曾孫，諱如琦，乾隆癸酉舉人，浙江常山縣知縣，（卽福保高祖之父也），諱亭，乾隆庚午舉人，廣東高州府知府，諱尹志，乾隆丙子舉人，廣東廣州府知府，諱雲銘，廣西藤縣知縣，是爲第十三世，君蕃府君之玄孫，諱瀚，陝西甯羌州知州，（卽福保之高祖也），諱寶洲，直隸河西務同知，諱善洲，河南洛陽縣知縣，諱瀛洲，江西萬載縣知縣，諱芳洲，乾隆癸卯舉人，廣東番禺縣知縣，諱桂洲，乾隆戊申副榜，就職陝西華州州判，諱閩洲，甘肅平涼府知府，是爲第十四世，吾家自君蕃府君，廣積陰德後，至玄孫，凡四代，雖無顯宦達官，而遺愛惠政，後先媲美，其事迹備載於邑志行義宦望孝友文苑等傳者，代不乏人，由今思之，實爲吾家全盛時代，皆行善讀書之明效也，福保之高祖西園府君，諱瀚，生七子，長諱榮，郡諸生，徐溝縣典史，次諱榕，嘉慶戊辰恩科南元，三諱櫛，獲鹿縣典史，卽福保之曾祖也，曾祖生一子，諱文炳，海鹽縣典史，殉粵匪難，給子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卽福保之先祖也，先祖生四子，長潔菴府君，襲雲騎尉世職，入祀惠山尊賢祠，卽福保之先考也，次三四均幼殤，余伯叔輩以科名顯者漸少，僅芸石公中道，光壬辰舉人，枚卿公中同治壬戌進士而已，余父生二子，長名寶書，光緒癸巳恩科副貢，次卽福保，縣學生員。

第二章 幼學

光緒十四年戊子十五歲，近年來邑中之好學者，皆肄業江陰之南菁書院，治考據詞章之學。余雖年幼，亦心焉慕之。其後閱三十五年，吳稚暉先生作寒厓詩集序，述當年之情形最詳。因節錄之如下，寒厓詩集序曰：余不能詩，亦不好爲詩，故年二十有三，著學籍。適其時瑞安黃體芳，長沙王先謙，茂名楊頤，長白溥良，先後督吳學。建南菁書院。刻續皇清經解。振樸學於東南，講學南菁者，有南匯張文虎，定海黃以周，江陰繆荃孫，慈谿林頤山。余應選入南菁治學。第一日謁定海先生。先生銘其座曰：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心竊好之，與無錫范蠡，許士熊等，遂有志理前史，紀禮誥，不暇爲詞人。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有上海鈕永建。永建來南菁之前二年，以十五齡天才，爲楊頤所拔。頤取永建所爲古文詞，邀番禺梁鼎芬評定。鼎芬尤禮重焉。厥後永建棄書肆劍，入湖北軍校。鼎芬爲校督，左右之甚至。時長吾曹舍者，爲丹徒陳慶年。慶年爲經師，柳與恩姊子。能傳外氏學。慶年好談，常側其頭，唇翕張，格格笑不止。我等年少，往往慕效而狎弄之，彼亦不忤。我等所居爲誥字舍。各自以爲許鄭遷固聚此八舍也。其時院中彬彬文學之上選，產江南者，則有陽湖吳翊寅，金匱孫揆均，丹陽王英冕，無錫高翔。

元和汪榮寶，其尚在童齡者，有無錫杜嗣程，籍六合而家江甯之田其田。其田才筆肆茂。年十三以神童爲王先謙拔食餼廩。意氣甚盛。頗跡弛。院之成年長德，皆爲詬侮。嗣程則秀拔俊整，不好弄也。產江北者。則有籍上海而家秦興之趙世修。秦興又有姚彭年童子金鉞。世修弟子。寬弱，常受侮其田。然鉞工李商隱偶體文。其田雖上規騷選。卓然成家，勿若也。敬恆所家無錫。時流年相若，談說文史，與南菁諸子上下者，則有廉泉俞復，丁寶書，顧蔭孫，裘慶年，昌年，曹銓，及寶書弟福保。福保亦一奇童子，十四五卽通治漢魏六朝數十百家之文。後亦應選居南菁頗久。無錫諸人，每日夕，必聚市間茶舍，名春源者，據其一隅之晚紅晴翠樓，對九龍山暮靄，雜談訓詁詞章至晝，輒引鄰座驚怪。當時隱隱領袖其間者，則爲廉泉，泉壻桐城吳氏。其妻吳芝瑛，爲吳汝綸弟寶三，學者稱爲鞠隱先生者愛女。才藻懿秀，爲當代閨閣詞宗。泉父宰山東，與泉外舅同官。廉吳兩家，皆好蓄書。泉芝瑛尤癖嗜。故泉家藏書，精本之富，甲於邑中。朋曹就鈔借讀，每無虛日。此皆三十年前往迹也。

光緒十五年己丑，十六歲。余擬作江南鄉試第二場，徧於羣神經文一首，吳稚暉先生批其後曰，並肩司馬。抗手班揚。瑰奇宏肆之文，仍有規矩準繩在內，洵是作手。此才在梁溪，當掩過芙蓉山館十層。不意怯弱小書生，扛得動如此巨文，咄咄怪事。弟學殖日落。雖作帳簿，亦形枯澀，呼天自號，甘爲

廢井，幸同志諸君，皆能不懈及古，樹幟文苑，則不才相廁其間，亦足借重。蓋快事也。是時余好作詩，稚暉先生亦獎勵倍至。

徧於羣神（附錄）

己丑江南擬作

思及羣神，享其祭有衆矣。夫神而曰羣，其號雖不能盡悉，舜已徧祭之矣。徧古通辯，周币之意也。享者不已廣乎。且世有功不能擬於川嶽，祀不能配於上帝者，其名不能悉數，則統謂之羣神而已。倘各其酒醴而不祭之，聽其湮沒而不彰之，何以顯盛典於幽明，生豐肌於朽骨也哉。故坐列巫史，禋禘羣神，以文廟而爲壇，以豐犧而實俎，蒸蒿殺兮奠蘭藉，設桂酒兮與椒漿，彫禾飾粢，翠羽承樽，薦饗洽而奏樂章，通百神而節萬事，翩翩巍巍，顯顯翼翼，此帝者之上儀，所以表虞廷之明德也。如由上帝六宗，以及山川，祭神之事畢矣。曰未也。又有羣神在也。虞書所以載徧於羣神之典也乎。解之者曰，羣神者，邱陵墳衍，昔之聖賢之謂也。徧者古辯字，周币之意也。以斯意而推之，則八表之外，六合之內，彌不享其祭矣。然而邱陵墳衍，其神衆矣。若離山之首，自招搖至於箕尾，九百五十里，其神皆鳥身龍首。若南次二經之首，自拒山至於漆吳，七千二百里，其神皆鳥首龍身。又有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神曰犂，馮之尸。夏州之國，蓋余之國，其神曰天吳。東海之渚，有神曰禺虢。西海之渚，有神曰弇茲。或則狀如牛

而八足。或則尾如馬而二頭。或則人面而蛇身。或則人身而羊角。或則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或則其暝乃晦，其視乃明者。此之謂羣神也。能徧祭之乎。又不但此也。又有昔之聖賢在也。自宓戲女媧以迄於舜，凡三十一帝。若倉頡封鉅，大填大款之流。或則能象形而作字。或則爲帝皇而作師。其間之聖王英主，鴻生鉅儒，濟濟將將，不知萬幾，能徧祭之否也。然無用慮也。祭之自能徧也。於是舜乃召祝釐，脩祭文，選吉日，將有事於羣神。則見其皇輿整駕，翠羽燭日，八驥揚衡，雙龍翼蓋，玉輦徐動，鳴鐃韻響，風管晨凝，雲歌曉嘯，洪隨輻輳，靈旂殷幘，於是乎覲商眉壽，鮒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怡然相與曰：吾王將徧祭於羣神也。爾迺奠樽，陳鼎洗，設醢酒，薦羣神。繁觴交錯，羽爵飛騰。山魚登俎，澤豕啖經。其間又有猩猩之脣，權權之炙，崑崙之蘋，壽木之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和之以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雜之以元山之禾，不周之粟。煎之以三危之露，崑崙之井。豐肴衍衍，八珍皤皤。莫不置於神鼎，陳於金盤。兔兒筵之豔豔，光俎豆之莘莘。皇皇乎，隱隱乎。茲聖容之壯觀，而祭神之巨典也。於時千神叶福，萬億慶均。聽白虎之鼓瑟，芹龍吹篴。金鏞喤喤，雷鼓鑼鑼。鳴軺聲之和，建碣磳之虞。或則嘲晰而嗽嘈。或則鍤鉦以鉢囉。光輝眩耀，舛璽豐融。惠風鵠於海表，皇波及於鬼區。神雖衆而恩能徧。量自大固無不包。羣神莫不歆其祀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也。以是觀之。此昔人所以謂舜之行猶江

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誠哉是言也。當是之時，人有康哉之歌，鬼無餒而之嘆。元功潛運。至德旁通。日月之照靡私。雨露之施均洽。巍巍蕩蕩。六合時邕。豈不懿哉。是以萬性咸服。羣神悅愉。並上歌而下舞。咸蹈德而詠誠。乃拜手稽首。颺言曰。盛哉乎斯世。帝庥載歌曰。萬物之和煦。賴羣神兮保護。福我民兮萬萬古。

沈浸濃郁。陸離光怪。左太冲之後，僅見此作。不意於童年中得之。此豈班揚後身耶。龔光甫拜讀。

第二章 國學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余二十二歲。肄業江陰南菁書院，見院中藏書甚富，如入二酉之岩，適五都之市，可以盪目遨魂，披發吾十年鬱鬱，狂喜無已，乃手鈔院中藏書，日一冊，而私自祝曰：他日果能處境稍裕，必照此書目盡購之，豫算擬買各書約數萬元。

余聞之王益吾先生曰：爾雅爲羣經樞轄，國朝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大暢經旨。然待訂正者猶多，臧庸輯漢注，黃奭輯古義，（葉蕙心古注斟亦善。）翟灝補郭，錢坫釋義，嚴元照匡名，龍啓瑞經注集注，並資參究。（書目答問，板本略具，甚便初學。諸書可依以購求。若藏書不多，先就易購者訪求

考索。勿得因循，亦慎毋得少自足，不思博觀。宜萃衆說合爲一書。每正文一節後，首注疏，次古注，次諸家說，（逐條提行，低一格，冠以某曰。）全鈔弗遺，此外有爾雅箋注，罕見傳本。及非爾雅專家，而與本書相發明者，皆可臚列。再加案語，訂正舛譌，推闡遺義，（案語冠以本人姓名，引書必注，某書某卷。下同。）務期精密。

說文之學，近代爲盛。二徐傳本互異，楚金多仍舊書。鼎臣多所是正。乾嘉諸儒，總據韻會以求小徐之真。復據唐本蜀本以正二徐之失。立說紛如。王紹蘭說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未見傳本。擬萃衆說，校正同異，推究義蘊，爲說文解字詁林一書。每篆文一字一行。許氏元文，大小徐本歧出者，雙行標注。次二徐音注。（正文及音注，各本有異同者，並詳之。大徐以近日淮南書局重刊汲古閣本爲主。以通行汲古閣五次剞改本，段氏汲古閣說文訂，及朱孫額諸本參校，小徐以祁本爲主。以汪馬本參校。）次諸家說。（逐條提行，低一格，冠以書名，或二字，或三字。）其段玉裁說文注，王紹蘭段注補訂，鈕樹玉新附考續考，段注訂，鄭珍說文新附考，徐承慶段注匡謬，徐灝說文段注箋，桂馥說文義證，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嚴章福說文校議，議錢坫說文辭詮，沈濤說文古本考，鈕樹玉說文校錄，高翔麟說文字通，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汪憲繫傳考異，（本朱文藻撰。）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繫傳校

錄，（釋例宜散入各字下。考異校錄宜入校注下。）惠棟，席世昌，讀說文記，邵瑛說文羣經正字，吳雲蒸說文引經異字，吳玉搢說文引經考，承培元說文引經證例，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程際盛說文古語考，陳瑒說文經考，皆宜全鈔。段注爲世推重，而疏舛甚多。而王鈺徐諸家訂補，尙非極至。此外儻得希有之本。臚舉勿遺。再加補正折衷，宏暢厥旨。（凡純體字，篇末注云，於六書爲某體。兼體字，注云於六書爲某體兼某體。）其聲讀之書，別爲一冊輯錄，期於網羅詳密，共成大觀。

文選爲詞賦家之祖。李善注，包舉宏富，有裨考訂。清代爲選學者尙益博通。今以胡刻本爲主，（考異散入各卷正文及李注下。）毛葉各本參校。（正文互異者雙行標注。）李注晉爲大字。（提行底一格寫下。同。各本互異。及引書與今本不同者，雙行標注。）次五臣注。（注遜於李，前人言之已詳。然亦有可采。全列勿刪。）次劉履文選詩補注，汪師韓理學權輿，孫志祖禮學權輿補，李注補正，文選考異，李攀鳳選學規李，選學糾何，余蕭客文選音義，朱珔文選集釋，葉星衡文選附注，梁章鉅文選旁證，張雲璈選學膠言，薛傳均文選古字通疏證，胡紹瑛文選箋證，鍾鶴鰲選詩偶箋，陳僅讀選意籤，杜宗玉文選通段字會，皆全鈔。再加折衷訂正，爲文選集注一書。古人文辭，遞相祖述，而各具變化。熟精選理，自能洞徹源流。賦家皆宗揚馬，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注

字隱。至於句式，亦窮極摹擬。如相如上林賦云，追怪物，出宇宙。子雲羽獵賦，則云追天寶，出一方。上林賦云，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太沖吳都賦，則云，蓋象琴筑並奏，笙竽俱唱。若此之類，難可悉數。將注選賦，擬先熟讀揚馬諸篇，方能窮其根柢。葉本評語，取列眉端，區分段落，細加剖析。其字句摹擬因襲之處，悉爲標出，庶無遺憾。其後閱二十六年，得日本影印唐寫文選集注殘本十六卷。無撰人姓名，引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陸善經注，有公孫羅所撰之文選音決及文選鈔，皆吾國久逸之書也。全書宜一一輯入文選集注內。

史漢國志，湖南已有爲補注者。晉書以下，惟五代史有集注之本。新舊唐有鈔校之書。其餘諸史，人罕究心。夫歷代各有事蹟典制，並有益實用，無可軒輊。徒溺志文辭，非眞通史學者也。典午一朝，事實繁富。當時著作，凡十八家。斷簡佚文，未易纂采。貞觀之作，遺議實多。宜仿裴注三國志例，縱初學記，文選注，六帖，御覽等類書中，搜輯彙編，分條補注。國朝郭倫晉記，周濟晉略，畢沅晉書地理志補正，洪亮吉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錢儀吉補晉兵志，丁國鈞補晉藝文志，並資蒐討，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朝，宜各爲注。綜其綱要，是有數端。一毛本爲主，殿本互校。二殿本考證，散入注文。三參訂本書記傳，四參證通鑑，五參證同時列國史事。六本書前半互校前代史，後半互校後朝書。七本朝史學家宜

兼採。（錢氏考異，王氏商榷，趙氏劄記，陔餘叢考之類。）八金石文字宜廣搜。（以上八條，晉書並同。）九南北史文字異同宜備列。十御覽，冊府元龜諸書所載各代事實，宜詳徵。十一鄭夾深通志異文，宜參訂。（鄭輯各代紀傳，有竄改，非元書。然亦有取資，能得宋本尤佳。）文字之間，更爲闡發幽奧，釐正譌誤，自有蔚然之觀。晉宋魏隋各志，最宜悉心考訂，足徵八代政教風俗之因革。遼金二史，可用契丹國志，大金國志二書參校。元史時代較近，諸家載記文集，可用旁參。錢大昕，毛嶽生諸儒，考訂尤勤，並宜討究。三朝事蹟，又可與宋明互勘。前舉數端，不難隅反。宋史在諸史中最爲繁冗失倫。前人別纂之書，不稱良筆。邵氏晉涵撰宋史百六十卷，已成。聞前以浙人持呈江督，曾文正公已發局校刻。適曾公移督直隸，馬端敏公蒞任，無過問者。書遂爲他人攜去。海內留心文獻之士，幸共訪求之。

水經注網羅羣籍，有功於兩漢地志尤鉅。爲輿地家必應究心之書。官校宋本。袁集永樂大典所引，排比原文，出戴震之手。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而趙一清校本，先成於乾隆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始謀鐫版。世罕觀大典原文，見戴校與趙悉合，疑爲弋取。然安有此事。戴氏博考羣書，趙氏覃精極思，遂爾合契古籍，情理宜然。（段玉裁魏源張穆各執一詞，俱可存而不論。）隋唐以降，地名沿革，水道變遷，能爲一書紹鄺氏絕學者，渺不可得。黃氏今水經，簡而寡要。齊氏水道提綱，有今無古。或尊黃齊而

嘗鄙氏，不悟水道輿地，依事乃立也。當博綜史籍，貫穿古今地理水道，仿鄙氏體例，爲水經注疏一書。以各書疏訂鄙注。一也。依注繪圖，參證今地。二也。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三也。補水經注未備各水。四也。四者不備，不爲完書。今擬每經注正文下，有載趙校語者，駢列之。（雙行標注，勿刪汰。）注低於經一格。疏提行，與注平列。上標疏字。注文應離析者，卽離析之。趙氏刊誤，散入各卷經注下。有辨證者入之疏內。張匡學水經注釋地，董祐誠水經注圖說殘稿，周嬰卮林析鄙，汪士鐸訂正水經注文，宜備采。再加案語，遂節疏訂補證。每數水合繪成圖，用汪氏水經注圖式。稽合省府縣志，加繪今圖。

治以上各書，果殫十載之功，便立千秋之業。勵志之士，當有樂乎此。至所治之書，宜從容考究，不厭精詳，非以速成爲尙。夫治書之要，首在取正文前訓，親鈔一通，匪特記性不佳者，可以將勤補拙。凡書經手鈔，卽常讀之書，亦生新義。且駢列諸家，淺深顯見。加以考案，折衷自出。如具兩造，而聽五辭。犀分鏡照，自然神識倍充。宋以前及國朝類書，皆宜蒐覽。（世說新語注，初學記，北堂書鈔，羣書治要，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冊府元龜，事類賦注，藝文類聚，可資校訂。淵鑑類函，佩文韻府，經籍纂詁之類，可資考索。偶經觸發，當尋檢元書，勿得依據。）梳櫛字義，以說文爲歸。校訂文筆，當一以高郵王氏爲法。學人每患涂徑闇昧，欲從末由。苟循斯道，決無歧誤。如或驚爲高美，病其難能。當思日知無忘，歷久勿懈。

積小而大，便成通儒。中材以下，皆可勉爲。非必天稟異人，始可從事。每歎功名可遇而不可求，與其慕浮榮，希詭獲，不若守其在我，早謀自立之地也。昔人任爲一書，自非聖經賢傳，可能毫無指摘。立名之事，爭不勝爭。前哲瑕疵，議不勝議。惟有自勤學業，方是實在受用。坐觀徒羨，不勝結網。俟河之清，必非志士。余既知學問之門徑，即擬箋注各書，先從說文文選下手。

吾又聞諸王益吾先生曰，爲學所以明心，所以養心，人之放心，期難收束。惟讀書可以制之。窮年矻矻，樂此不疲。屏絕外慕，是真正人。卽是真道學。切勿執漢宋門戶之見，強作解人，束書不觀，妄生議論。大學言誠正必先格致。夫子文章可聞，性道不言。自明得力，祇是好古敏求。朱子爲道學之宗。其讀書一字不放過，未嘗空談性命也。宋儒以後理學家書，亦宜博覽明辨。既知學派源流，愈以檢攝身心，歸於定靜。朱子近思錄，劉氏人譜二書，言約旨深，尤當時置座右。劉引古爲證，間涉疏舛。須加訂正。念臺一代大儒，固不以此爲輕重。能博採史傳增輯爲書，亦宏道之一端。

經濟非可空談。人苟心術不端，意氣不化，雖才美如周公，祇足以作惡債事。能由正學生正識，以實心行實事，卽絕大經濟也。霸才客氣，安所用之。人之資質敏鈍，固由天授。心激氣定，可學而能。當熟覽史書，以古爲鑑。至當代掌故，尤貴討究精通，奉爲準的。則道學經濟文章，一以貫之矣。賀氏所輯經

世文編，及林文忠，陶文毅，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肅，左文襄，文集奏疏，宜熟觀。皆切於時用者。（曾左書尤要，宜從其虛公鎮靜處留心。經世文編一書，當有高才通識博覽羣書者續爲之。近世所續，未佳也。）

吾聞葉郎園先生曰，西漢經學，（舉其有書傳於今者。）分今文古文二派。今文派則有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繁露。）按，伏董之書，均出後人輯本。然在唐以前，較近人輯佚書，稍爲完整。故特存此二家云。古文派則有河間獻王，（毛詩，周禮。）東漢經學，分今文古文通學三派。今文派則有何休，（公羊。）古文派則有許慎，（說文，五經異義。）按，說文兼采今文說。要其學則古文也。五經異義，雖出後人輯本。然四庫已經著錄。故取以備考云。通學派則有鄭玄，（毛詩箋，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鄭氏佚書。）按，兩漢經師，皆分門戶。至鄭氏而集大成。有清一代，爲許鄭之學者，以江浙爲最盛。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宋翔鳳，倡爲今文之學。撫拾西漢殘缺之文，欲與許鄭爭席。至康有爲，廖平之徒，肆其邪說。經學晦盲而清社亦因之而屋焉。追原禍始，至今於龔魏，猶有餘痛。北宋經學派，則有周惇頤，（太極圖說，通書。）程頤，（易傳。）按，北宋經義以精研性理，闡明人事爲宗。觀此二家之書，可知其時經學大概。雖以王安石之別創新義，蘇軾之偶涉玄理。不過見深見淺，識解不同。要於